

古 祥 與 老 鷹 女
劉

李如澍 著



通俗小說

刘祥古与老鷹婆

李如澍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刘祥古与老露婆

李如澍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三纬路11号)

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: 2381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· 印张: 2 7/8 · 字数: 32,000

1964年8月第一版

1964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: T 10110·304

定 价: 0.22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通俗小說，故事生动感人，富有生活气息，人物形象比較鮮明，文字上也有地方特色。作品通过生产队长刘祥古与富裕中农长脚鷄，及长脚鷄老婆——富农女儿老鹰婆之間对公社的不同行为，深刻地反映了当前农村在两条道路上的斗争概貌。

刘祥古对他妻舅长脚鷄做二贩子的非法行为，屡次进行劝告、斗争，引起了老鹰婆更加怀恨，使出种种手段，企图搞掉他的队长职务，破坏合作化，达到己利。他們那些毒辣阴谋，在刘祥古的坚定立場、大公无私，和貧下中农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決心面前，无孔可鑽，遭到了可恥的失敗。

出版者的話

隨着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，及人民公社的鞏固、發展，每年都有大批的知識青年光榮地投入農業戰綫。這些新型農民及農村幹部，都有着對文化生活的要求。為了適應他們的需要，我們特地編輯了通俗小說，準備陸續出版。其內容主要是歌頌我省農村的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人新事，以及我省人民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英勇的革命鬥爭歷史，以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思想去教育廣大農民，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，為興無滅資，為推動三項偉大的革命運動服務。對這些書的編輯出版，我們力求做到通俗易懂，生動感人，為農民羣眾所喜愛。

所出版的這方面的書，希望大家閱後能以講故事的形式講給不識字、識字不多的農民聽，或者以地方語照原文念給他們聽，使書的內容起到

較大的宣傳教育作用。

編輯出版通俗小說，我們還缺乏經驗，因此很希望讀者讀過之後，提出意見，讓我們共同努力來提高其思想性和藝術性。

壩子里隔条沟，原来有两个生产队。在沟东的叫沟东队，社員都姓刘；在沟西的叫沟西队，社員都姓梅。解放前，两姓曾因水利的事打过架，解放初期还鬧过糾紛。一九六二年底，两个队为了解决水的問題，共同在壩子上筑了个水陂。另外，壩子里挖煤和烧石灰两项副业門路，人手少了不行，因此，两个队便合併成現在的民联队。併队也有些人不贊成，选举队长时，更經過了一番波折，一些有宗族观念的社員，都坚持要选本姓的人当队长。結果，选上了沟东新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人刘祥古。因为刘祥古早先連年都是农业劳模，为人热爱集体，大公无私，敢說敢做等等，早已是高山崂上响關台，远近聞名。两姓的貧下

中农，不怕少数人反对，都一致拥护这刘祥古当队长。

刘祥古小时给地主当过牛倌，土改时入了党，后来去鑛矿做工人，他年纪三十岁上下，个子矮笃笃，身材菠蘿壮，方脸大眼，阔口厚嘴唇，样子相当健壮。当了几年矿工，他的为人和脾性改变蛮大。就说吧，先前他性子急躁，松毛样一点就着。可现在稳稳实实的，就象湿木柴，冒了烟也不生火苗。先前，他遇事很少考虑，是一根肠子通到底，直来直去的。可现在肚子里也晓得转弯了，碰到什么问题，脑子里会先默默神，人变得老成机智了。先前，他是大字墨墨黑，小字不认得，如今，他中山装上衣左边口袋里却挂了两支钢笔，能写能算，有了高小文化程度。所以，一回来就当选上队长了。

今年立春以来，老天一直还没下雨，但民联生产队的十几垵秧苗，却仍然长得绿缎子一样，叫人看了满心欢喜。为了夺取丰收，这一

天，刘祥古扎紧腰带，亲自带领十几个社员，到庙前街去挑化肥。在圩上，他碰见了沟西的老贫农梅正伯和自己的堂妹刘兰妹。

梅正伯年近花甲，黑胡子绕腮，为人耿直，刚正。他告诉刘祥古，说刘祥古的妻舅长脚鸡做二贩子，又在圩上卖烟叶。

刘兰妹是个二十岁挂零的妹崽子，性情泼辣，外号叫做辣椒蒂子，脑后扎着两根撅尾巴的短辮子，她鼓眼嘟嘴的说：

“祥古哥，你再不整整你那个老婆舅子，我可是不依你。”

长脚鸡做集体工夫扯烂污，还做投机买卖。刘祥古回乡不久，对这位妻舅好话歹话劝过多次。长脚鸡总是虚心接受，就是坚决不改。刘祥古听了梅正伯和刘兰妹的话以后，两手握拳，半天没出声。他本来听不得这些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坏事。早年，地主刘大头破坏高级社的水车，他也是这样不作声，可是见了刘大头，一握拳，竟打落了刘大头两个门牙。刘

祥古放下担子，就去山貨市場找长脚鷄。沒找到，长脚鷄早溜回去了。

刘祥古运完化肥回来，天已断黑了。他家是土改时分的房子，一幢大屋住了好几家，厅堂上就是队里議事的地方。刘祥古走进自家屋里，菜飯摆上了桌，他老婆梅英娣等他吃夜飯，正把煤油灯亮起来，口里嘀嘀咕咕說：“一天到晚，就晓得瞎忙，飯都沒好好吃过一餐。”刘祥古把扁担往門角落里一放，同梅英娣說了几句，便要去找长脚鷄。

梅英娣个子瘦长，自小在刘祥古家做童养媳。刘祥古出去做工，每年只回家探一次亲，她哥哥对她有点照顧。长脚鷄赶圩回来，間或給他捎帶上一包豆豉，几尺头繩什么的。平时短点零用錢，缺个油盐，梅英娣也总是过沟去找哥哥。眼下，她看見刘祥古綳紧一张黑脸，象人家借他稻谷还磨糠似的，一把拉住，問清原委，便說：

“你回来不久，搵鷄攞鴨子的就得罪了好些人，你还不知道人家有几嫌你？”

刘祥古笑笑說：“我行得正，坐得穩，我才不怕人家嫌我。”

梅英娣小声說：“我哥哥做点小生意，你开只眼，閉只眼算了，何必动不动去得罪亲戚？”

刘祥古說：“你早就应去劝劝你那个宝贝哥哥，这是走那条路的大事。得罪？哼！你呀……”刘祥古白了老婆一眼，拔步出了房門。

梅英娣追出大門，刘祥古已走远了。梅英娣望着刘祥古寬闊的背影，噉起嘴，搖了搖頭：男人出門几年回来，更爱做出头鳥子了。前天，三叔砍了后山几棵小松毛树，就板得下脸子，弄得三孀鬧到屋下来。他越来越喜欢“挑剔”，不是扫帚不正就是簸箕歪，满口大道理，一点“人情”都不講。梅英娣有些生气，又有些替男人担心，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这样下去如何得了？梅

英娣呆呆站在門口，兩手在圍裙上摸了半天，然後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梅英娣的哥哥長腳鷄原名梅細仔，年紀三十多歲，長得尖腦殼，尖下巴，細眉細眼，頂能跑路，一天能趕兩個圩場。據說：當他年輕的時候，在黃狗尾巴上燃掛爆竹，他都能攞上。他的兩條腿特別長，長得象長腳的鷄公，所以渾名叫長腳鷄。長腳鷄解放前除了作田，還干過挑燈草換鷄毛的買賣，土改時他的成份是中農。近几年，長腳鷄的日子過得“落花流水”，他做了一幢磚瓦新屋，樓上存有余糧，樑上吊得有腊貨，蠟子裏裝得有果子。按說，他總該滿足了，不過，他是個看到碗裏，瞪到鍋裏的人，好了還想好，吃豬油還要用清油炒。他放着集體勞動不好好搞，經老婆一慫恿，就做投機生意販賣起煙葉來了。

今天，他趕圩回來，帶回了一斤燒酒。對着一盞玻璃煤油燈，獨個兒喝着。他老婆老鷹

婆在灶下弄菜。长脚鷄酒酣耳热，嘴里嘶嘶的啃一个板鴨头，眯起細眼吮进一口酒，心里快活的想：再做几回烟叶生意，就可买进一条金絲大牛婆……然后，把隔壁老懵懂那間灰屋买过来……

长脚鷄正想入非非，有个人走进来，把大門遮了半边。他定睛一看，心一惊，怎么？刘祥古这个时候跑来干什么？刘祥古走进来，招呼也不打一个，直挺挺坐在竹交椅上，紧咬厚嘴唇，一双眼睛象釘子样地盯着长脚鷄。

长脚鷄脸上堆起笑容，站起身放下筷子說：“妹夫，有什么事？你碰得正巧，刚打了一斤好酒，来，先端一杯。”

刘祥古一摆手：“我从来不喝酒。”他也不叫舅兄，脸一沉，正色对长脚鷄說：

“今天你又在圩上卖烟叶，劝过你多次，老毛病怎么还不改？”

长脚鷄觉得这位妹夫实在太不客气，眨眨眼睛，两手往桌上一摊說：“沒有呀，哪有这

号事？你听那个嚼舌根的打乱话？”

刘祥古说：“有人亲眼看见。”

长脚鸡一脸的委屈，煞有介事的拍桌子叫道：“哎呀呐，那个黄口白舌，不怕嘴上长痔疮，这号谣言还造得！”

刘祥古把梅正伯和刘兰妹所说的情况，一五一十摊了出来。长脚鸡这才成了闭嘴的乌鱼，没话可说，脸上红一块，白一块。刘祥古撕破情面批评得长脚鸡好凶，从翻身莫要忘本说起，说到做投机买卖是非法的，是种剥削行为。最后，还警告说：“在我们这个队里，你莫要想走资本主义剥削人的路子。”

长脚鸡唯唯诺诺，酒也喝不下了，叫老鹰婆拿饭来吃，就要留刘祥古吃饭。

一个黄皮寡瘦，尖嘴削鼻的瘦小女人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这女人脑后挽个髻子，身穿一套颇为干净的士林蓝布褂裤，她两手端着饭甑，斜着眼阴阴地瞄着刘祥古，放好饭甑，一捧火似的朝刘祥古说：“妹夫队长，你来了

呀。”又罵长脚鷄說：“死猫子，尽顧自己灌黃湯，怎不招呼妹夫队长也喝兩杯。”她見刘祥古不作声，便說：“啊，妹夫队长，你是不会喝酒的，那就吃飯，桌上坐，上首坐。我再
去炒盘腊肉，煎几个蛋来。”

刘祥古站起身，一皺粗眉毛，手一摆說：

“莫来这套，我走啦。”

长脚鷄两夫妻拉刘祥古不住。刘祥古走出門，再一次交代长脚鷄說：

“你听到来，再搞投机买卖，你要倒霉的。”

长脚鷄墨然良久，一手搔着后脑壳，老鹰婆站在門口，气呼呼朝刘祥古身后吐了口痰水：

“呸！这成什么亲戚？”

长脚鷄苦笑說：“以后日子不好过哩。”

老鹰婆說：“他是你的好妹夫呀，你就怕他？”

长脚鷄說：“咳！这个人在矿山上呆了几

年，越发沒有人味，說得出，做得到，可是猴子的屁股，摸不得的。”

老鷹婆說：“他不好惹，我們就好欺？”

长脚鷄說：“不怕官，只怕管。以后呀，咳，算啦！”

老鷹婆罵了一聲：“死猫子。”斜起眼睛望着刘祥古的背影，一直到刘祥古的身影隐入月光下的梨树林子里。

老鷹婆斜眼睛的时候，你莫以为她两个带灰色的眼珠子木木挂在眼角上，好象望到地下不想事，其实，她肚子里在打主意。

这老鷹婆是壩子外丰田生产队一个富农的女儿，原名乐英荷，人家叫溜了嘴，一叫就把她叫做老鷹婆，也正好形容她的凶狠歹毒。长脚鷄时不时还会說共产党几句好話，老鷹婆从来不说。她娘家有一幢油榨房，她爷佬本来说是給她做賠嫁的，土改时征收了，她一直念念不忘。至今，她还会时常去油榨房門口，偷偷观察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弄坏了。长脚鷄很怕

她，邻舍也惧她三分。她肚子里鬼主意顶多，斜起眼来，准是又在恨誰，或者又在打什么古怪主意了。所以，当她斜起眼的时候，你可得千万小心她。

二

一九六三年春天，南方鬧春旱，贛南的天气也是邪得出奇，一直没下过透雨。

清明已过，谷雨即将到来，每天仍是光天赤睛，气候沸滾。秧田里的秧苗长得风快，馬上就得蒔田了，但新筑的水陂沒蓄到水，有些田缺水，还没翻漚过来。民联队的社員，一个个愁得眉心打結。

这天，刘祥古从大队开会回来，决定晚上召开一个社員大会，討論抗旱的事。

听說要开社員大会，到的最早自然又要数梅正伯和刘兰妹了。两个人照例先把会場的条凳拾掇好，把横梁上的煤油吊灯擦净添上煤